

在古巴的时候（下）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10-10

10:10

收录于合集

#旅行 3

#古巴 2

哈瓦那

抵达哈瓦那的第一天下午何塞就带我去了哈瓦那市中心，我独自旅行惯了，有人带着反而不适应，我们在老城区逛，也可能是刚下飞机不久，他指给我的地方都不记得了，何塞的英语不是特别好，而我对西班牙语的认识停留在ola, como estas, gracias, adiós, cerveza, muy bien, Canada, si, muy frío.....只知道经过了教堂，广场，正在装修的模仿美国国会大厦的哈瓦那国会，后来自己一个人再过来重新走走看看了一遍。哈瓦那老城虽然是世界遗产，有很多殖民时期的老建筑，但维护得并不好，政府可能也是有心无力，缺乏资金，除了几条游客集中的街道（比如Obispo）和几个广场，那里有保存很好的漂亮的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如殖民时期的总督府，主教座堂，圣方济修道院等，居民楼都有拱廊连接，里边是庭院，正面粉刷得五颜六色。其他很多街道里的老建筑大多破败不堪，这是还有人居住的，没有人居住的有些已经奄奄一息，或者直接倒塌在地上。

哈瓦那也有奢侈品店了，我看到一些品牌比如路易威登

哈瓦那主教座堂

哈瓦那的新区在西边，一些游客也会住在那边，毕竟那里有很多现代化的公寓楼。对于预算有限的背包客来说，在古巴的住宿和出行也是一个问题，首先是上网不容易，而且网上也不容易找到信息，然后不像其他旅游国家，有很多给背包客的青旅，古巴旅游业的住宿，除了酒店，更多是古巴人自己开的民宿，Casa，这些是政府统一注册过的，本地人并不会住，因为对他们来说并不便宜。

交通也是类似，我已经是少见的在哈瓦那坐公交的游客了，毕竟拥挤不堪，宇通公交车应该是中国出口或者捐助的，票价便宜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去其他城市，有专门为国外游客服务的城际公交车，当然不便宜，古巴人自己不会坐的，他们可以拼车，或者坐中巴小巴，还有普通的铁路。

我们经过古巴海港，沿海岸公路走，停泊了一些邮轮，一波一波的游客下来，他们应该都是环加勒比海

线路的邮轮，在每个岛上停留一下，下船之后也不会走太远，在老城区走一走看一看，去喝一杯莫吉托，听一下古巴音乐，再找某个广场旁边的餐馆吃一顿不错的古巴料理，临走买点雪茄或者咖啡作为纪念品，跑去人满为患的海明威喜欢的五分钱酒馆拍个照，就可以上船回去了。特意来古巴的游客，哈瓦那之外常去的地方还有Varadera, Trinidad, Cienfuegos, Santa Clara等等，一直到最东边的圣地亚哥，又或者古巴岛西边的烟草种植园和雪茄制作厂。

海港边钓鱼的

五分钱酒馆

在哈瓦那老城中心，国会大厦不远就立着一个巨大的中国城牌坊，我也听说古巴有一定数量的华裔，最早的一些华人契约劳工还参加过古巴的独立战争，但我没看到，甚至中国游客都很少看到，有天晚上在海港那边看见几个亚裔，过去打招呼，问了才知道是越南留学生，另一个社会主义友邦。

模仿美国的国会大厦

在哈瓦那的时候，我几顿午饭都在一个狭小拥挤的餐馆，坐满古巴人，几个大叔中午就开始喝酒，一些面色看上去已经喝多了，如果不是特别在意卫生条件，这些小餐馆还是值得光顾的，里边的人看你一个外国游客，都会很感兴趣，即使羞涩不好意思说话，也会和你喝几杯，我不挑食，菜单上一个字不认识，看到Hidalgo，我知道这个名字是领导墨西哥独立战争的一个神父，菜端上来发现是牛肝，看错了，原来Higado，然后当然还是米饭配黑豆，牛肝很好啊，在加拿大我住的地方很难吃到内脏的。

吃到牛肝的餐馆

蔗糖烟草咖啡之外，古巴还有朗姆酒，白朗姆酒是莫吉托的基酒，加勒比海这片地区给北美的酒鬼提供了多少朗姆酒啊，古巴人喝便宜的朗姆酒，小纸盒软包装，像是国内的酸奶盒子，用吸管喝，我在餐馆碰见一个中午就喝醉的大叔，他做旅游业的，能说一些英语和法语，给我叫了一个纸盒装的朗姆酒，我从来没有直接喝过朗姆酒，都是和可乐调兑的鸡尾酒，一口吸上来呛住，像是国内第一次喝白酒时的感受，餐馆里人都笑了。

晚上就没有游客了，Obispo街？

第二天晚上在一个街道里遇见两只猫，就蹲下来撸猫玩，一个黑人大哥看到我，过来和我打招呼，问我是日本人么，好像因为是一个人背包独行，我在海外百分之九十的概率会被当做日本人，我说我是中国

人，他兴奋的拿出来自己的华为手机，然后给我看里边自己收集的女性大尺度照片.....

还是撸猫猫好

因为我没有去其他更远城市的打算，但也不想一直呆在哈瓦那，所以就看地图，看有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也没头绪，就跑到火车站，想着坐火车的话，能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然后一大早在火车站等，发现因为铁路维修，大部分线路都停掉了，这是遇见的一对阿根廷情侣告诉我的，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他们想去最东边的圣地亚哥，但目前没有火车，火车站本身也是一个小的汽车站，我看到很多在等车的古巴人，就问一个阿姨他们去哪儿里，靠比划和谷歌翻译交流，他们给我说了地方，又给我说墙上有个时刻表就是汽车的，可以看看，我看到下一辆车有去一个叫Guine的地方，大概一小时车程，那就那儿吧，因为语言不通，和旁边古巴人的交流也艰难，他们倒是好奇想和我说话，尤其是小孩子们，我的车来了，因为是本地人坐的，票价也是可以忽略不计，我没零钱，那个阿姨还给我付了。

哈瓦那火车站

出了哈瓦那，基本就是乡下了，因为贸易制裁，古巴本来就很少看到私家车，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破旧的用来拼车的小轿车，农民赶着马车走也很常见，古巴人出行，常坐那种小货车，后边车厢加个棚子，两边铺两个木板，就挤上去了，在缅甸也是这样。我到了Guine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教堂一个广场，也不急着回哈瓦那，看了地图，旁边有个稍微大点的城镇，San José，就坐了小货车和大家挤在一起，两边都是农田，甘蔗地。在Guine神奇地遇见了一个日本女生，骑行横穿古巴，她会西班牙语，我俩都诧异彼此会出现在这里。到了San José，天已经晚了，只能在这里住一晚，几个古巴人问我在找什么，我说住的地方，casa，然后他们叫来一个小男孩，让小男孩带我去一个经营民宿的人家里，我洗漱完就早早睡下了，只记得屋里有蚊子，依稀记得看到一个已经停业的中餐厅，因为门匾上是中国字，可惜早关掉了。

Guine，真的什么都没有，就像去北京旅游，你不会跑到廊坊一样

第二天打听了怎么坐车回哈瓦那，在车站等一个小巴车，认识了一个古巴大叔，他会英语，虽然不是很流畅，但交流没太多障碍，我看得出他很想和外国人交流，我们就坐在一起聊了一路。

大叔当然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说随便看看古巴的乡下怎么样，我说看上去确实挺穷的，而且就在首都不远的地方，问我昨晚住在那里，我说一个casa，说了价钱，好像是二十刀还是三十刀，他大吃一惊，说太贵了，那些钱普通古巴人可以做好多事情了，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要去买牛肉，我说你买牛肉都要到特意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地方坐这么久的车啊，他说他家那里也有，但太贵了，另外一个地方

便宜些。

大叔是一个教师，不是大学，好像是一个技术学校，我问他教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英语怎么说，和哲学有关，我突然想到ideology意识形态这个词，说是这个么，他说对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容易理解彼此。他说他很郁闷，所以很高兴能和我聊天，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教的东西自己不喜欢，学生好像也不喜欢，自己平时在家会学英语。他去莫斯科留过学，会说俄语，而且也去过安哥拉，支援安哥拉人民。

我大概能感受他的情绪和自己遭遇的困难，这些东西没什么伤身害命的严重性，又非常个人化，也常常到不了必须要跟人分享的程度，可能就是在古巴一个普通普通的小镇上遇见了一个外国人吧，他才在去很远的地方买牛肉的路上，一路和我抱怨自己的生活，又一路问我外边如何。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古巴人离开古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很多人到了对岸美国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古巴护照需要很大一笔钱，普通人要付上几个月的工资，在今天依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之前离境还需要一个许可证。

大叔比我先下车了，叮嘱我这辆车在哈瓦那哪里到站，记得下车，我们挥手再见。

到哈瓦那看见一个古巴人正在排队的菜市场，希望大叔买到了便宜的牛肉

回到哈瓦那，我在国家美术馆消磨了一个下午，访客寥寥无几，我对拉美地区的艺术史如果不是墨西哥的弗里达，里维拉等几个著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这里最早的原住民是很原始的部落，英语里的食人cannibalism来自西班牙语Caníbales，西班牙语源于西班牙人最早对加勒比海一个食人部落Caribes的认识。这里没有太引人注目的文明，不像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安第斯山高原的秘鲁，在前殖民时代就有自己很成熟的文明系统，因此博物馆有很多历史物件，美术馆也有很多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就我看到的，古巴的绘画很多都是西班牙贵族艺术家们画下来的庄园或自然风光，以及人物肖像。独立之后，本土意识凸显，像其他新兴民族国家一样，古巴画家更多挖掘自己土地上的素材，画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节日，当然这些都是我走马观花后很肤浅的印象。

在海港那块儿遇见一个日本中年人，在墨西哥旅游，专门从坎昆飞过来一天，晚上前飞回去，我说你这样也太赶了吧，何必呢，他说就想过来看看古巴的老爷车们，已经满足了，大叔英语不太灵，可能是从机场过来被出租车宰了，他迫切想知道有没有到机场的公共交通，所以四处打听，我心里疑惑，当天往返的航班的钱都掏了，就为几个小时看一下哈瓦那的老爷车，搭出租车的时候怵了，到底是被宰了多少啊？

反正我也需要这个信息，我们就一起找，最后问到一个酒店的前台，非常礼貌和热心，给我们画了一个如何坐车的线路图。确实便宜多了，但要在一个拥挤得几无立锥之地的公交车上站一个多小时。

我因为想在古巴办危地马拉的签证（没有和中国建交，只能在第三国办理），第二天何塞带我去哈瓦那西边的城区（Centro Habana）的危地马拉大使馆，也没办成，大使亲自出来告诉我，这里不能给游客办理，除非是古巴人或者有古巴常居身份。从大使馆出来之后，何塞带我去吃Coppelia吃冰淇淋，也是

游客都要去的地方，本地人也很喜欢，所以门口排很长的队伍，何塞认识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就直接被带了进去，我有点破坏规矩的羞愧，或者已经不太适应这种因为人情关系而带来的便利，但冰淇淋还是很好吃的，我请他吃了几碗，谢谢他这几天的照顾。

哈瓦那老城西边，何塞打工的餐馆也在这里

我之前去过他打工的餐厅，晚上他们正要关店的时候，大家看店里来了一个中国人，都围了过来，还给我榨芒果汁，尤其是一个从附近海边小镇过来打工的小孩子，看起来应该上学的年纪，晒得黑黑的，眼睛又大又亮，害羞但又想和我说话，问我问题，希望他在这里打工只是权宜之计，还会回到学校读书的。

吃了冰淇淋，何塞带我去见他的朋友，我们在一个酒吧见面，何塞本人看起来是白人血统，他的朋友一个是黑人，另外一个应该有本地土著的血统，但已经都是古巴人了，一起在酒吧喝酒看表演，有一个乐队在酒吧的大厅表演，他们说唱歌的老爷爷是本地很有名的歌手，我看他摇着沙锤，边唱边左右扭动跳舞。

旁边一桌坐着两个女生，欧洲人，问了是意大利人，何塞过去和人打招呼，邀请过来坐在一起。拉美人，男人，好像根本不会有东亚人害羞的时候，何塞从来不会犹豫和路上遇见的女生打招呼，想认识，邀请人过来一起散步，喝东西。

哈瓦那港

之后和何塞的朋友，还有这两个人意大利女生，我们一起坐船到了海峡对岸，对面有废弃的要塞城堡和一段城墙，不少古巴人坐在那里看夕阳，我们重新回到对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又到了一处酒吧，继续喝莫吉托，其中一个意大利女生会西班牙语，不妨碍交流，从酒吧出来，我已经喝得有点醉了，他们又买了一大瓶朗姆酒，到何塞家里喝，还搬出了音响，放音乐跳舞，我已经喝多了，早早昏睡了过去。

可怜的奥马伊达，他的儿子失业之后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家开party，我听到夜里她重重的关门声。

最后一天我去老城给朋友寄了明信片，下午坐飞机到墨西哥。我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哈瓦那各个街道小巷都有一个看起来神秘窗口，然后古巴人（多是男性），弯腰在窗口前边付钱，然后买一小杯喝的东西，是酒么？还是其他饮料？

可是我已经离开了。